

## 通往草原的高铁

解 良

只有四站：清河——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

在去往呼和浩特的高铁上，我想起二十三岁，塞北给了我日夜兼程的旅途。沈阳——哈尔滨，哈尔滨——海拉尔。在绿皮火车上熬过两个不眠之夜，几曾辗转换车，才回到我当兵的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现在，草原居然离我这么近。

在青城，品尝塞上老街的奶制品，我的记忆被馨香。那是在哈拉哈河边的草原上，我去白色毡房里讨水喝，老阿妈将铁炉上沸腾的奶盆端下来凉了一会儿，用筷子挑起边，熟练地揭下一张如大尖饼般的奶皮，送我品尝。从此记忆里便有了“乌如木”的馨香。在塞上老街吃了一块大奶糕，思绪又飞到隆冬的海拉尔火车站，一角钱一块的海拉尔大奶糕太好吃，战友探家买了一箱，拴在车厢顶部两排圆柱（通风孔）筒边，神奇地带回了内地家乡。

敕勒川草原又让我变回一名骑马巡逻的戍边士兵。重回草原，我就是想将如今油腻的涣散的目光重新放远，放宽，让心胸辽阔，身心随着草原的曲线而舒缓。草原兑现了我心中这份渴望——钟值青春往事，让业已遥远的记忆再次增值。

去年七月，家人自驾游去乌兰察布，一下车就感觉皮肤被阳光灼得生疼。行走在大草原上，头上的烈日让我想起红外望远镜，在这样的晴天里可以看清百米外的昆虫。想在草原上找一块云彩的投影，躲在云朵下一边乘凉一边行走。天空只派来几片薄薄的肋巴条、胸透片般的云花给我，而将云阵与云幄摆在天边。又想起二十三岁，抡着大钐刀为连队打越冬的马草——战友们个个双腿叉开，将自己站成“大”字形，双手抓住刀杆，将刀口贴紧草根，用腰部力量带动钐刀，左右开弓抡起来，草就会齐刷刷地倒下一片。那时候，草原上还没有集刈割、压扁、集垄、晾晒为一体的联合收割机，头顶上的太阳铮铮作响，身边的苍蝇嗡嗡叫，人早已汗流浹背，记忆里却未留下一丝被晒爆的感觉。爬火山口，去看天坑，游人打着各色遮阳伞排着长蛇阵弯弯曲曲地向天坑上攀登，一串串太阳伞仿佛草原在雨后生出一行长长的鲜嫩的白蘑，花脸蘑。记得在草原打过秋雷后，雨过天晴，炊事班长常常会喊上我，去草原上有羊粪或有羊骨的地方去捡白蘑，花脸蘑，改善连队的伙食。响晴天，我们去采黄花菜。黄花菜七月初吐蕊开花，连在一起的黄花菜一片又一片，犹如金灿灿的海洋。

从呼和浩特返程，高铁车厢窗口就是最好的取景器，全景扫描，自动对焦，鲜花遍地的草海，水草茂美的牧场，坐在窗口的我不肯漏掉从身边掠过的每一处风景。进入乌兰察布草原，窗口映出天堂草原最生动的画面，一片湿地，十几只白色水鸟浮在散发出清香浓绿的波光上，黄色的牛、乳色的牛，还有几匹马，悠闲地走在湿地边缘，低着头，掠着草，惬意地甩打着尾巴，远处的山坡上耸立着一排白色的旋转的大风车。这幅车窗自动“构图”，被我选作此行的最佳影片，白色大风车为古老草原插上了憧憬的翅膀。



## 一张九十多年前的《小朋友》订阅单

简 平



我不是收藏家，但我收藏了一张九十多年前的《小朋友》订阅单。

《小朋友》（见图）是一份家喻户晓的老牌杂志，1922年4月6日在上海创刊，一经“站立”，一直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成为中国报刊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一本期刊。我很荣幸，担任了刚刚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之儿童出版馆的学术策划，并直接参与了展陈设计，我特意把2022年4月号《小朋友》与一百年前的创刊号放在一起展出，直观地呈现这份杂志的百年历史。

由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风靡海内外，发行量节节攀升，影响巨大，我收藏的这张订阅单便是极好的佐证。直到现在，报刊订阅单还是由两联组成的，一联交于邮局，一联是交于订户的存根，也用作收据。我收藏的则是“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店杂志定单存根”，编号为第23468号，上面信息俱全。这是家住广东中山县石岐的刘均迈在1931年3月13日订阅的一份《小朋友》，订

期为第451期至第502期，因《小朋友》是周刊，每周一期，全年为五十二期，也即订阅一年，起讫日期应该为1931年4月至1932年3月，定价为银元贰元，并约定“所订各册当逐期发寄”。可能考虑到无法投递到家，所以，刘均迈注明由位于孙文西路上的李崇正堂转交。

说到李崇正堂，那就很有故事了。中山县原称香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当年孙中山起事时，石岐有很多他的追随者，其中一位名叫李怜庵的被誉为“革命界指导者先达”。李怜庵是同盟会会员，他与另一位会员郭彼岸于1908年在石岐创办《香山旬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侨报，该报抨击清政府的昏聩腐败，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为普通民众发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李怜庵兼任发行人，该报总发行处就设在李崇正堂。李怜庵还是汇丰百货的创建人。1911年，在庆祝香山起义成功期间，汇丰百货正式营业，比上海的先施百货还早开业了三年。汇丰百货就开在后来更名的孙文西路上，隔壁则是孙中山开的中西药局，他借行医售药悄悄开展革命活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石岐最为繁华的地方，因而读者所订阅的报纸杂志经此转收也最是方便。

不要说过去，即便现在也很少有人会收藏儿童报刊订阅单，加上漫长的岁月流转，这张《小朋友》订阅单历经九十多年还能保存下来实属珍稀。那么，它是凭什么才得以幸存的呢？我认为，关键的原因是在这张订阅单的反面。订阅单的反面有上一联通过复写纸留下的几处文字，但尽管如此，还是被人用来写字了，而且还写得满满当当：“立借票人，今因正用，借到夏府国币一千元，当时凭中人三面言定起利息每月五分，借到十二月半，母子归还。恐口无凭，立此借票存证。”原来，这是一张借据。从文字里，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有人向夏家借钱，当着中间人，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款数额、利息，以及借贷期限，为防口说无凭，于是立下此凭证。只是借票上的借款人姓名尚未写上，只画了三个圈圈，而中间人和代笔人的画押处同样留着空白。极有可能的是，那位有文化的代笔人很受待见，请他代笔的人不少，为节约纸张，他就将各种背面还能写字的废纸收集起来，当作草稿使用，而那张《小朋友》订阅单恰好就在其中。往往就是这样，某个机缘巧合便会改写历史，就像这张订阅单因成了债条而被侥幸地保存了下来。我仔细地看了借票立据时间，是1941年农历二月十五。

## 想做一条鱼

盛小马

走在荷塘中间，四面都是莲叶、荷花。莲叶田田，或卷或舒，绿色扑面而来。如盖的荷叶中间，有雨后积下的水珠，似晃动的白色珍珠。

莲叶或高或低，中间冒出姿态各异的莲花——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饱胀的、带着绿意的花骨朵。

无论是白色荷花，还是红色荷花，看着它们的花瓣，我只想到一个词——玉。这些花瓣像玉一样无瑕，像玉一样温润，仿佛在对看它的人悄悄问候。

在栏杆前伫立，有清香袭来。狠狠地吸几口，要是醉在这香气里多好！春天时，家里的各色兰花开了，也是这样的感觉。

没风的时候，莲叶、荷花静静地立着，水中的倒影似水墨画一样温柔且灵动。一阵风吹来，满湖的莲叶、荷花都动了起来，此刻，仿佛看见它们带着银铃般的笑声向我扑过来，真想张开怀抱去拥抱它们！

有人划上小舟，来到莲叶荷花中间，荷塘顿时又有了别样的风采。这不禁让我想到南朝民歌《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走在湖滩上，一汪水挡住了我，迈开腿跃过去。没想到，竟然惊动了水中的鱼儿，泼刺声里泛起层层涟漪……啊，夏天里，要是做荷塘里的一条鱼儿多好，那样就可以“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